

今日视点

“涨房价控人口”是一个昏招

□汪红光

【新闻背景】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北京市地产学会常务副会长陈贵14日撰文说：高房价、高租金和高生活成本，是控制北京等特大城市人口无序膨胀的唯一生态门槛。（10月15日《京华日报》）

从表面上看，陈贵谈的是大城市人口控制、大城市生态环境，实质上，陈贵是借“控制大城市人口”这个羊头，贩卖“高房价才是国际化大都市水平”的狗肉。

漫画漫说

重建“夜郎古国”是现代版“夜郎自大”

□刘凯玲/文 苗芹/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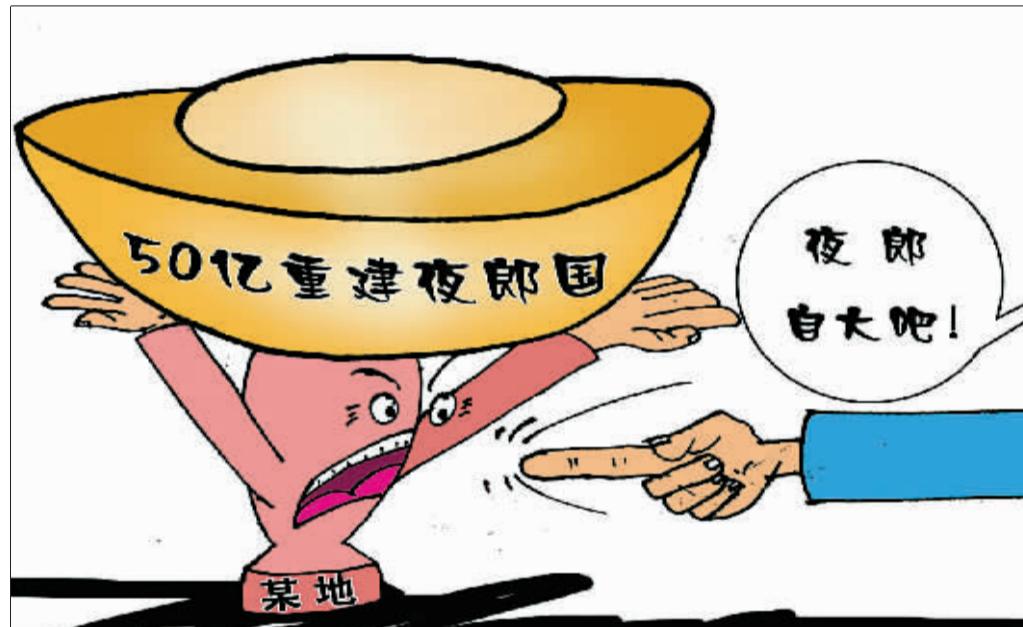
“来夜郎国‘自大’，到新晃县‘晃游’”。10月16日，位于湖南省最西部的怀化市新晃县对外宣布，将斥资50亿元重建“夜郎古国”。

先不说“夜郎自大”本身带有贬义色彩，湖南、贵州在“夜郎古国”归属的问题上存在争议，试问，新晃县真有斥资50亿元重建“夜郎古国”的经济实力吗？故里之争脱离了历史文化本位，俨然变成了利益博弈，令人遗憾。正如有舆论评价赵云故里之争时称，“争的是赵云，玩的是概念，夺的是利益”。

针对名人故里争夺白热化的实际情况，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曾联合发出通知，规范对名人故里、故居或文化遗址开发利用的管理，特别强调对有争议的、未经认定的名人故里与历史、文学作品中反面或负面的人物形象不得进行宣传、命名。但是，让人遗憾的是，文化部门的通知未被认真落实，名人故里争夺仍然此起彼伏、方兴未艾。

那么多地方争夺故里故国，看似学术之争、文化之争，实则为利益之争。如此争夺故里故国，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期望增加当地的人文魅力，扩大知名度，以便开发旅游资源，创造经济效益。

名人故里变味宣传、炒



作，丧失了对历史文化的敬畏之心，亵渎了传统文化内涵，此风不可助长。某些地方并未征求民众意见，仅凭专家一纸虚有的“论证”与领导的个人喜好，就大把烧钱大肆圈地大兴土木，宣布斥资50亿元上马名人故里工程，更是劳民伤财，挤占民生投入之举。此

风必须坚决刹住。

尽管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想为名人故里争夺降温，但是名人故里争夺之风依然“高烧不退”，不少地方还指望借助名人故里光环制造经济效益。争夺名人故里固然容易遭受舆论炮轰，乃至被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批

力之手，力挽狂澜，让一次又一次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失效。从中我们既可看到“专家学者”为了一己之私不顾国计民生的丑恶表演，也可看到房地产病毒在政府决策机构感染程度之深、感染范围之广的惊心动魄。

欲做学问先做人。如果为了利益连人格都没有了，还能做什么学问呢？不知那些为房地产暴利摇旗呐喊的所谓“学者专家”会不会打喷嚏，因为每天都有很多受害者惦记着他们，向他们“致意”。

观点圆桌

优秀教师 要不要配秘书？

【新闻焦点】据《南方日报》报道，广东省惠州市市长李汝求近日提出，惠州将探索建立优秀教师秘书制度，使优秀教师更好地从事教学科研，“让教学优秀的教师从繁琐的行政事务中解放出来，专心教学”。

有益于教师回归课堂

现在，许多教师为行政事务所累，不能很好地履行教学责任，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必须改变。为优秀教师配备秘书，是一种积极的探索，有益于教师回归课堂，把精力更多地用到学生身上。

——论者吴红

改变偏行政轻教学

要防止优秀教师脱离教学岗位，与其配备秘书，不如改变“偏行政、轻教学”的现象，提高一线教师待遇，让优秀教师安心留在教育一线。对优秀教师的奖励应更多地通过教学科研津贴来实现，而不是变相地把行政职务作为奖品。

——论者杨国栋

希望是暂时性措施

虽说“教而优则仕”会让一部分优秀教师脱离一线岗位，但毕竟能形成一个相对正确的导向。现实的改变并非一蹴而就，“教而优则仕”总比“混而优则仕”强，希望优秀教师秘书制度，是为了回归教育本源的暂时性措施。

——论者乔杉

细品微博

@棋哥 乘客在上海虹桥机场过安检，一定要解下裤腰带，但安检人员也不给一条麻绳当替代品。我一老同志，提着裤子过安检，丢面儿丢大了。愤怒出诗人，所以今天写专栏，标题就是“解下你的裤腰带”。

@胡小妖大神仙 山东女学生张悦为剪发自杀，让人领教了学校“留发不留首”的凶恶。熊培云将唐福珍自焚比喻为“屋顶上的矿难”，那么学生张悦自杀算得上一次“头顶上的强拆”。

@麦田捕手 “现在的教育全搞反了，小学的时候我们教育孩子要有理想，到了大学，我们现在成天对学生讲，你们要排队，要帮助别人，要能吃苦，住在宿舍里要注意同学的感受。”——重点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的感叹。

@广播 武汉大到机场不开空调，小到出租车不开空调，办公室不开空调，会议室不开空调，饭店包间不开空调……和朋友聊，朋友说：全国差不多，这是减排指标所导致的。减排，原来已经如此逼近。

@蒋泥 冯小刚算账：我一年打了100多场高尔夫，平均一场2000元，冬天在南方，差旅费、打球费合计要50万元，我今年50岁，再打30年球，今后我打球的钱需要1000万元，这里不包括通货膨胀，不包括贬值，也就是说，高尔夫不可能是一个大众的运动。

热点纵论

副总工程师下井，矿难为何未避免

□燕农

10月16日，位于河南省禹州市的平禹煤电公司四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据悉，该矿副总工程师刘文彬在事故发生时段下井带班。

副总工程师带班下井，既没有“陪死”，也没有“共生”，矿工罹难了，而副总工程师升井了。这让寄希望于领导带班下井机制成为遏制矿难发生“撒手锏”的政府部门与民众，不得不重新考量这一制度是否具有“举一纲而万目张”的威力。

毋庸讳言，矿山生产安全问题已成沉疴积弊，在这种态势下，寄希望于微观层面的制度改良率

住牛鼻子，很难。领导带班下井也好，建设地下避难所也好，无不依赖于微观层面的制度改良。事实证明，领导带班下井制在出台之日起即遭遇畸形解构，有的突击提拔“矿长助理”，有的矿领导考勤造假，不一而足。甚至可以设想，在偌大的地下工作面中，下井的矿领导也可以选择相对安全的工作面而不致濒临险境。

具体到此次矿难，平禹煤电公司由中平能化集团、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平顶山瑞平煤电公司、禹州市国资委共同出资组建，那么可想而知，在这样一个大企业中，其中一个矿的副总工程师乃至矿长，会处于怎样相对底层的地位，他显然很难给出资

方带来“性命压力”。既如此，那么改善安全生产条件、构筑安全管理体系就缺失了足够动力，而处于管理底层的矿领导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领导带班下井固有作用，但这些微观的制度改良还不足以遏制矿难频发以及在矿难中让矿工生还。切实需要整顿的，是关于地下矿山生产的更高层面的制度羸弱。譬如引入法律救济，这在国外并不鲜见，英国曾出现过法庭判矿主一次性赔偿遇难矿工后，连续30年向矿工家属支付慰问金；美国也出现过矿工家属向煤矿索赔1000万美元的案例。而我们则是简单的“以钱赎命”，对于那些财大气粗的矿主，实在是九

牛一毛。是故，对缺乏安全保障或者不顾安全只追求利益而导致的矿难，需要引入法律制裁。